

安全理事会



S/PV.2341

1982年3月30日

第二千三百四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3月30日星期二下午4时30分于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理事国：中国
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扎伊尔

凌青先生
卢埃先生
卡伦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堦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
诺瓦克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伊鲁姆巴先生
奥温尼科夫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5时零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2年3月 19日致秘书长的信(S/14913)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个项目所作出的决定,我请尼加拉瓜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安哥拉、阿根廷、古巴、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印度、伊朗、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墨西哥、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舌尔、越南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罗卡先生(阿根廷)、罗亚·库里先生(古巴)、泰勒先生(格林纳达)、卡里亚斯先生(洪都拉斯)、克里什南先生(印度)、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斯里提拉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洛博先生(莫桑比克)、迈塔马-苏勒先生(尼日利亚)、冈西亚女士(塞舌尔)、阮玉蓉夫人(越南)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谨通知安理会的各理事国,我收到了萨尔瓦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斯里兰卡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在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个项目时邀请他们参加。按照惯例,我提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经安理会同意后,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罗萨莱斯·里维拉先生(萨尔瓦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和鲁皮亚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主席夫人,由于在你担任主席期间,我国是第一次公开发言,所以我们要在此重申我们在私下会晤中已经说过的话:那就是,你在履行职责时,可以指望得到西班牙代表团的支持。有你这样一位杰出的女士来主持我们的会议,这种机会是难得的。我们祝你成功,当然也祝你得到你和你的美国政府部长、常驻安理会代表和这个重要机构主席的身分应当得到的礼遇。

我还要向联合王国的代表、我的朋友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表示感谢,感谢他所发挥的才能以及他在安理会所进行的工作。我们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他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他的国家是一个富国,而我自己的国家则没有这样富裕。免去象安东尼爵士这样一位多才多艺人的职务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也许联合王国付得起这种代价。希望我们不久就能看到他担任某个其他职务,肩负其他政治任务,希望不会让他在平静和无所作为的生活中消磨时光,而是继续让他冲锋陷阵,正如我们纯正的西班牙语中所说的,处在“大炮的炮口上”,由于他的能力和才干,他处在这些位置是当之无愧的。

我还要重申我对苏联的感谢,感谢它在联合王国主持安理会工作的前一个月担任安理会主席。事实上,安理会并非无事可做,恰恰相反,它极为繁忙。尽管如此,安理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幕后会晤中悄悄地完成的工作往往比在公开会议上所做的工作更有成效。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提出那些使世界伤脑筋的问题总是必要的,我们举行这次会议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应尼加拉瓜政府的要求,安理会正在研究影响那个国家的,而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影响整个中美洲地区的局势。最近几天,我们听取了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协调员奥尔特加先生阁下的发言、安理会主席以美国代表的身份所作的发言,以及其他国家政府的代表的发言,这些国家的政府都理所当然地对该地区的国家的具体情况最近发生的变化感到不安。

对世界这一部分地区局势的恶化，西班牙政府已在过去的一些场合同其他国家政府一样表示了关切。它感到历史、文化和共同愿望的纽带把它同这个地区紧紧联系在一起。我国政府感到遗憾的是，事态的发展已使国家之间互相敌对，或者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对抗，而我们希望日益发展的合作和友谊把我们同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

现在我谨代表我国政府明确表示我们对安理会对目前正在审议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的基本方针。

第一，西班牙政府认为，违反别国人民的自主意愿对别国的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和干涉都是不容许的。这是西班牙对外政策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认为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准则。这个原则是不能有任何例外的，因为有例外就等于为瓦解国际秩序的基础铺平道路。因此，西班牙政府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的规定，谴责那种企图对本质上属于各国内部管辖范围的事宜进行干预的任何做法。

第二，西班牙政府准备支持并竭尽全力实现为和平解决这一争端或任何其他争端而采取的步骤。不能否认，在中美洲地区存在着紧张局势。但是既然承认这一点，有关各国和那些能够设法给予支持的国家就应当立即毫不含糊地下定决心，通过和平方式来消除那种紧张局势。我们不应受任何事情的阻挠，我们的前提必须是：通过谈判，总是可以达成谅解的。我们必须反对武力解决，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办法本身就包含着失败的种子。总而言之，只有通过不断进行耐心的对话，我们才可以希望达成为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在这方面——这是我要谈的第三点——我们知道有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墨西哥政府，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有可能调和这场争端中的各种观点的方案。在这次辩论中，我们还有机会听取了洪都拉斯和巴拿马两国政府发表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特别是后者为寻找一种解决办法作出了积极贡献。对这些意见应当进行极其认真的研究。虽然由于正在进行的谈判的性质，我们对这些方案的了解必然是不完全的，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来说，我们有理由希望，也许有可能建立共同的基础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消除造成局势不稳

定的根本原因，即社会的不平衡、不公正和压迫，并创造紧急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诸如邻国间互相保证互不侵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西班牙政府想再次表示它对多元民主优越性的信念。象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一样，中美洲的稳定取决于是否得到人民的支持这个必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要确保社会和平与人权受到尊重是不可能的。

我们希望安理会对这个项目的讨论会有助于澄清我们正在审议的复杂局势，随着民主治理原则、自由观念和尊重合法利益的观念的推广，并且在不使用暴力和不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这次讨论会有助于达成一种谅解，从而驱散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任何阴影。

主席：我感谢西班牙代表对我的赞扬。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主席夫人，首先我要向你表示两点最衷心的祝贺。第一，我祝贺你在这个相当困难的月份里极其能干、举止优雅而又完全合乎人情地行使了主席的职权。我认为，你履行职权的方式对我们这些比较正统的官员来说都是有效益的。第二，我向你祝贺，因为今天是3月30日，你留在这个很困难的职位上只剩下36个小时了。由美国代表任主席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因为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我想迄今已有整整370年的历史了，我们同美国是由密切的和精心编织的纽带联结起来的，以致这种纽带是难以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在实践中也是难分难解的。

我还要向怀着友好感情对上个月我担任主席说了一些美好的话的所有安理会理事国和非理事国表示非常诚挚的感谢。由于我一度不在纽约，所以我怀着非常喜悦的心情阅读那些赞扬我的话。

使我特别感动的是，我的老朋友唐海梅·德皮内斯刚才对我的赞扬。如果说对了，我的退休将要推迟，我将担任另一个外交职务，那么我认为由此带来的兴奋和乐趣确实将超过我40多年来对较为悠闲的退休生活的向往。

我国代表团十分感兴趣地听取了代表们一个又一个地在这次辩论中的发言。尽管表面上有差异，他们之间是有共同之处的，特别是那些同中美洲地区的问

题关系最密切的发言者之间是有共同之处的。看来存在着一种要求和平解决的明显愿望。用一些发言代表的话来说，似乎有一种要求谈判与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共同愿望。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我国代表团看待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一事并不是满怀热情的。这倒不是因为该地区的问题并不存在：它们显然是存在的。这也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虽然在地理上我们离中美洲很远，但是我们对折磨着该地区各国的那些问题是关心的，因为我们同这些国家有着历史悠久的友好合作关系。更加重要的是，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作为安理会的一个理事国，我们对紧张局势、不稳定状态或冲突感到不安，不论这些情况发生在什么地方。

我们感到有问题的是，在安理会里就这些问题发表的意见是否有助于促进和平解决。在安理会里提出的许多指责是夸大的，根据任何现有的证据是难以站得住脚的。首先，看来需要的并不是在安理会里滔滔不绝的发言，而是由主要有关方面进行谈判。我们支持前几位发言代表的意见，他们呼吁各方在最有可能取得成果的地方进行会晤和继续进行讨论。这可以在双边或地区性的基础上进行，也可以在该地区其他国家合作下进行；究竟应采取哪种方式，这就不应由安理会来说了。

我现在谈谈尼加拉瓜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先生阁下的主要论点。他在3月19日致秘书长的信中说，美国即将入侵尼加拉瓜。3月25日，他在安理会声称，美国正以某些方式准备干涉尼加拉瓜的内政。但是美国政府已在安理会和别的地方十分明确地声明，它无意入侵尼加拉瓜。美国已对那些主张同尼加拉瓜人直接进行会谈的建议作出有利的反应。我深信，只有通过这种直接会谈，才能创造必要的信任气氛以便两国重建以友好合作为基础的关系。

我国代表团认为，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不干涉的原则。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有消息说，其中有些国家可能在支持在它们的邻国的领土上使用暴力和进行颠覆活动。如果要建立和平，任何这样的活动都

必须制止。我们还对该地区的一些地方增强军事力量感到不安，因为在那极需把资源用于开发计划，例如，尼加拉瓜武装力量目前计划增加的兵力似乎远远超过该国任何可能的防务需要。我们呼吁该地区各国人民反对用暴力作为他们实现社会和政治目标的手段。中美洲在过去四年中的死亡人数已达到极其可怕的程度。据本星期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报道，自从1978年以来，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总共已经死了9万人，而这三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才有1,500万人。那就是说，每150人中差不多就有1人死亡。这个死亡人数比得上我自己的国家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了。

这个地区迫切需要高瞻远瞩和政治家风度；需要克制；需要让首领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对手真正关心的合理的事情，打破指责和反指责的循环。我们呼吁他们大家不要盯住最近历史上的冲突而要看得远一点，忘却过去几年的苦难和创伤，共同努力开发该地区的资源，为他们的全体人民谋福利。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的赞扬。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不用说，人们普遍认为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许多地方存在着悲剧性的、具有很大爆炸性的局势。这种使人们一致感到深切关注的局面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例如多年来，实际上是几十年来，人们大量流血、受苦受难、生活无保障，基本权利被剥夺。现在这种状况已达到了顶点。我认为，任何善良的人，不论其信念或意识形态如何，都不能对这种悲惨的局面漠不关心或熟视无睹，除了通过和平的和有远见的方式，这个问题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

约旦对该地区的事态深为关切，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作为这个世界机构的忠实成员，约旦本能地和无可推诿地致力于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条款。这些条款明确规定不得以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干涉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必须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按自己的形象去建立其他国家，不论由于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它可能是多么先进。必须使每一个地区的人民和国家有机会管理

自己的事务，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并通过不断摸索发现用来自救的最合适制度。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可能犯错误，但是世界并非一天创造的。我不知道“大爆炸”是经过多长时间才发生的，但是至少世界不是一天创造的。

第二，约旦之所以对该地区局势的迅速恶化深表关切，是因为它保持着西班牙遗产的珍贵历史联系，同时自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那里居住着从我们地区——实际上是从我们国家迁移去的相当数量的移民。这些移民是他们的新国家的忠实公民，对于他们的幸福，约旦怀有最诚挚的感情和希望。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他们完全效忠于他们选择的国家。

第三，作为安理会的理事国，约旦必然深深关切地区性和世界和平与安全。它不能只关心本地区的问题。作为辽阔的亚洲大陆的成员国之一以及不结盟运动的一个成员国，约旦承担了这一庄严的义务，其主要目标是缓和不论在何时何地产生的国际紧张局势，并且明智地、不偏不倚地和襟怀坦白地表示自己的观点。

我国代表团极其认真地听取了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先生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他在控诉中列举了雇佣军隐蔽的破坏活动以及特别是由被推翻的威信扫地的索摩查封建统治进行的间接干涉的威胁。由于这个统治肆无忌惮的和残酷无情的自私自利、剥削和压迫，它已经受到全世界的普遍谴责。尼加拉瓜有权利和义务在推翻一个暴虐政权的过程中不畏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符合自己所宣布的愿望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从前惨无人道的和难以容忍的局面。

约旦也听取了美国代表团团长所表示的严重忧虑，这些忧虑应当引起注意，因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是美国的隔壁邻居。但是这更成为一种理由，说明为什么一个超级大国能够谋求，并且能够尽其所能来参加对话和谈判以取得谅解。

尼加拉瓜和美国一样也表示愿意这样做。让我们大家希望这将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实际上，这已经在直接和间接地进行了。凡是基本上属于社会——经济性质的问题，凡是涉及尊重人权和人类尊严的问题，用军事力量是绝对解决不了的，不论破坏来自何方。

如果远隔重洋的以色列每年都能得到近30亿美元的援助，那么在美国后院的一个隔壁邻居当然同样应得到援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应当作出贡献，我这样说并不排除任何地区。如果过去果敢地、大规模地这样做了，那么也许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辩论尼加拉瓜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其他国家的这种从表面上——我强调“表面上”——看来似乎难以对付的局势了。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和祈求。

让我们把日日夜夜在大众媒介中——在报纸上、头条新闻中——遇到的潜在的梦魇变成睦邻关系、繁荣和永久安宁地区的光荣的理想。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南斯拉夫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夫人，首先我要祝贺你荣任3月份安理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我们深信，你的学历(这使你对世界上的问题具有广泛的洞察力)，以及你在联合国担任要职时所获得的经验，必将有助于审议目前列入安理会议程的重大问题的工作获得成功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也要对你的前任，2月份安理会产生主席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表示赞赏，他以自己的才干和经验大大促进了安理会的工作。

安理会开会是要审议中美洲的紧张局势，由于该地区各国人民长期遭受国内外的压迫，那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这种情况产生了深刻的内部矛盾，人民这次把解决问题的办法掌握到自己手里。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普遍存在的局势，反映了一种不符合时代的现象。在当今这个时代，各国人民要求解放，要求获得自由决定命运的权利，这种愿望已成为当代世界发展中的主要特征。我们今天看到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地表示一种不可压制的愿望，即争取建立一个真正符合他们需要的社会的愿望。不但目前仍然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与外国控制和占领下的各国人民有这种愿望，而且那些仍然生活在往事和贫困的束缚下的所有其他各国人民也有这种愿望。这种愿望在世界各地都表现得很明显，它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尼加拉瓜的革命变革是本国人民进行斗争的直接结果，这场斗争旨在克服昔日的不公平现象，建立一

个新社会，使各阶层居民都能自由地生活，为建立平等的关系进行创造性的努力。

当前的世界被分裂成集团，从而导致以种种借口不断进行对抗，并使紧张局势加剧，这种情况首先发生在各集团直接对抗的一些地区，因而往往歪曲一些问题的性质，这些问题的起因在于各国人民真正要求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愿望。

这种关于世界的两极概念往往是一些人声称有权进行干预的出发点，从而使集团利益的全球性对抗压倒了各地区人民享有自决、独立和在国际关系中取得公平待遇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往往导致世界各地本地区的真正的社会进程受到压制。一些国家和人民的主权遭到侵犯，他们的自由与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新的危机温床产生了，从而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暴力行动变得更加严重，发生一系列冲突，发动政变，干涉内部事务，使用雇佣军，以军事干涉相威胁，大批人丧生，物质遭到严重破坏——所有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切。毫无疑问，这种事态发展的后果可能引起更大的冲突，危及该地区各国的主权和自由，并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

根据南斯拉夫所奉行的众所周知的原则和政策，我们始终强调必须严格遵守下列原则：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尊重一切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许对主权国家施加一切形式的压力，不许对它们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不论其支持者是谁和使用什么借口。在我们看来，在国际关系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能够不顾各个国家的这一权利，即每一国家是它的国内制度、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的有决定权的和唯一的主宰者。把外国的意志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模式强加于人，这是不能用任何理由来辩解的，不论这种强加于人被说成是出于战略、政治、意识形态原因，还是出于任何其他原因。只要国际关系中存在着这种做法和这种行为，那么无论在中美洲还是别的地方都不会有持久的和平或稳定。

不结盟政策是在争取这些原则得到肯定的斗争中产生的，它主张在国际关系中消除这种行为。因此，一贯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南斯拉夫在任何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受到威胁或侵犯时，是不能保持沉默的。

我们认为，尼加拉瓜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有必要处理这种问题。因此，象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尼加拉瓜有权求助于宪章规定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的这个机构。我们这个组织的目标必须是寻找目前中美洲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以缓和这种局势。

我们坚信，承认必须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和一切直接有关的方面——首先是那些有可能为解决该地区的局势问题作出贡献的方面——在它们的行为中表现出充分的责任感、最大的克制和现实主义态度是朝着那个方向迈出必要的第一步。

要寻找既符合该地区各国的利益又有利于更加广泛的稳定的持久和全面的解决办法，其唯一可能的途径显然是通过谈判、政治对话以及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问题与冲突以便创造条件使每个国家和人民能自由发展它的社会和民族存在。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先生阁下提出的积极的方案对谋求和平解决的努力无疑是一个非常富有建设性的贡献。他的建议的依据是洞察产生危机的真正原因，充分认识到各种实际利益，从而谋求现实主义的解决办法。

墨西哥总统的建议在该地区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这是很重要的。这些建议是该地区的一个国家提出来的，而这个国家致力于和平，并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得到普遍承认的。这一点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特别令人鼓舞的是，这些建议得到该地区最直接有关的国家、特别是尼加拉瓜本身的支持。

该地区的实际情况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国家和人民有权使自己摆脱不发达状态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说复杂是因为这牵涉到许多因素，其消极影响只有通过采取真正不结盟的行动维护每一个国家自由发展的权利才能加以克服，而不管它的地理位置如何。在这里，正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始终不渝地坚持不结盟的原则和宗旨是持久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

我们希望安理会按照它所承担的责任采取行动，

对局势的严重性作出反应，其办法是通过决议，为和平解决一切问题创造条件。

主席：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的赞扬。

下一位发言的是斯里兰卡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夫人，我对你荣任3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并致以良好的祝愿。我们相信，在象你这样一位能干的人的领导下，安理会目前审议的问题将会取得圆满的结果。

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对联合王国代表安东尼·帕森斯爵士的赞赏，因为他在2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作了有价值的工作。我确信，他在安理会中的全体同事都怀有我要表达的这种感情：知道他所向往的悠闲生活目前仍然是一种愿望感到很高兴。

安理会正在审议尼加拉瓜政府首脑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就他的国家面临的严重局势提出的申诉。安理会听取了你，主席夫人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对那些申诉的回答。安理会还听取了来自该地区内外的其他国家代表的观点。几乎没有任何人怀疑，提交安理会的这个问题是对中美洲稳定的威胁，这种威胁如果升级就会影响到世界和平与安全。

在安理会的辩论中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发言代表一个又一个地追述应当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体现在联合国宪章的头两条中。在联合国组织以后的文件中，在地区性组织的章程中以及在不结盟国家的宣言中都详细阐述了这些原则。没有列举这些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那么坚持这些原则了。我们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在安理会为之开会的问题上更为可取。

一开始我是否可以说，不管根源是什么，目前向安理会提出的申诉乃是安理会有权接受、审议和发表意见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疑问或模棱两可的地方，因为不论可能为和平解决争端作出什么其他安排，不论是双边的安排还是地区的安排，都不能指望联合国的任何一个会员国会放弃权利，不去求助于联合国宪章及其实施和执行机构——安理会。

主席夫人，你迅速召开安理会议听取涉及你自

己的国家的申诉，这既确认了会员国的这种权利，也发扬了公认的美国的伟大民主传统。

尼加拉瓜向安理会提出的论点是，它的领土完整受到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作为这种论点的证据，尼加拉瓜列举了在它的地区已经发生或已经采取的若干行动，传播媒介关于这些行动的报道没有人否认。然而我们听到你，主席夫人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向安理会保证，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美国政府已一再声明它无意入侵尼加拉瓜，并表示愿意同尼加拉瓜谈判。

与此同时，尼加拉瓜政府首脑谈到了我们从传播媒介中也已得知的消息：墨西哥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在会上，双方提出的建议得到了积极的考虑。尼加拉瓜政府首脑承认，这些建议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因素。墨西哥代表在3月26日(上星期五)的发言中已向安理会证实他们交换过意见。自从那时以来，有待分晓的是哪一天开始谈判。

就我们而言，我们将支持能缓和局势和加速谈判的任何倡议。我们相信，这种谈判将使尼加拉瓜和美国以及中美洲地区其他国家放心，双方将共同和互相遵守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并在别的文件中所阐明的原则。

在这些谈判开始之前，我们敦促有关各国响应国际社会一再表示的希望，即它们在言论和行动中都表示最大程度的克制。我们认为，时至今日，避免互相指责比较有利于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因为相互指责只会背离而不会促进彼此谅解。正是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要求不要试图对已经听到的指责和反指责作出任何判断。

最后，我想说明，我们在安理会议上发言并不是要参与谴责或辱骂与此问题有关的任何国家，也不是由于想把有些人认为完全是地区性的问题国际化。这个问题之所以提交安理会是因为在双边或地区性的会议上得不到解决，反而重新出现了紧张局势。如果安理会的关注能缓和这些紧张局势和忧虑，确保谈判的开始，那么它所花费的时间和所作的努力都将是值得的。

主席：我感谢斯里兰卡代表对我的赞扬。

我谨通知安理会的各位，我收到了贝宁和赞比亚

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在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个项目时邀请他们参加。按照惯例，我提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经安理会同意，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索格洛先生（贝宁）和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下一个发言的是赞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夫人，荣任3月份安理会主席。我相信，你主持安理会的工作将获得成功。

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对联合王国帕森斯大使的赞赏，因为他圆满地履行了他作为上个月安理会主席的职责。当然，帕森斯大使知道，我不会象西班牙代表那样歌颂他，原因是他已经知道我国代表团对他所持的态度。然而，我深信，联合王国代表会向帕森斯大使转达我国代表团的感情。

安理会应尼加拉瓜政府的要求今天继续开会，这使安理会注意到尼加拉瓜和整个中美洲地区的安全状况不断恶化。从迄今为止各位代表的发言中以及从上星期四辩论开始以来我们拿到手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美洲地区存在着紧张局势，如果目前的趋势不能很快制止，这种紧张局势可能升级。

两年前，新现实主义在尼加拉瓜和津巴布韦获得了胜利。确实，这两个社会都不是乐园，但是同样确实的是，这两个社会没有哪一个对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或给任何其他国家带来胜利。世界上任何地方，包括中美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通过人民运动或民主选举产生的社会主义，对任何人都不是威胁。

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希望集中全部精力来重建国家，因为在索摩查政权垮台后遗留下大量经济问题。总之，为什么要把象尼加拉瓜现政府这样一个把卫生、扫盲、土地改革和机会均等放在优先地位的政府看成自然而然的“敌人”？又为什么要把一个代表一小撮地主和实业家掌权的右派独裁政权看成是自然而然的

“朋友”呢？尼加拉瓜人民希望看到伴随他们的政治革命而来的是本国的经济发展。

因此，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使他们国家不安全的措施感到十分担心，这是不足为奇的。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司令阁下1982年3月25日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言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表示他的政府热切希望和平以重建国家。赞比亚政府和人民与尼加拉瓜具有同样的忧虑和愿望。

我们之所以同他们一样感到担忧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任何紧张局势下，不可能有正常的经济活动。人民基本的社会、经济和其他需要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因为资源被用于保障安全的需要上。我们在南部非洲地区经历过，并且仍在经历着类似的情况，在那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制造不安全局面，并正在不断侵犯该地区各独立的非洲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我们同尼加拉瓜一样希望和平，因为赞比亚认为，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对中美洲地区的发展会作出重大贡献。只有当他们在国境内感到安全的时候，他们才能有效地这样做。尼加拉瓜的贡献将不仅有利于本国人民和中美洲地区的人民，而且对我们大家也是有利的。

此外，我国代表团强烈认为，世界各国应当尽量设法把全球军事对抗和第三世界内部的政治斗争分开，因为这些斗争并没有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不论其结果如何。处在饥饿边缘或在暴虐政府统治下的绝望挣扎的国家必然会发生急剧的变革，这一点应当是很明显的，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革命政府不是反这个国家的，就是亲那个国家的。

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令人高兴的，即尼加拉瓜人民及其政府不希望对抗。相反，他们希望这个地区实现和平与安宁。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他们要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的请求。因此，有关各方都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坐下来认真谈判，这样就能找到解决中美洲出现的危险局势的办法。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都需要安理会的支持和鼓励，实际上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和鼓励。

安理会在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履行其维护世

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时，应当确保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支持。我国政府认为，如果各会员国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在解决争端时不使用武力以及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那将为建立和加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作出重大贡献。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大家都有责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我希望安理会在这次关于尼加拉瓜问题的辩论结束时重申这一立场。

主席：我感谢赞比亚代表对我的赞扬。

下面是贝宁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索格洛先生（贝宁）：主席夫人，既然你允许我在你如此熟练地主持的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面前第一次发言，我要表示谢意，感谢安理会给我莫大光荣。我还要表示希望——实际上是信心——在你娴熟的领导下，担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任务这一主要责任的安理会，将从丹尼尔·奥尔特加先生阁下所作的心平气和、深思熟虑和负责的发言中，看到尼加拉瓜人民动人的呼吁，在面临国际帝国主义阴谋的情况下，他们向全世界大声疾呼，他们希望过和平生活，他们坚决要继续当自己命运的唯一主人。

发出这一呼吁，这一呼声的不仅是尼加拉瓜人民，或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格林纳达或古巴人民，这也是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中东各国人民的呼吁和呼声，他们的主权和独立每天都在受到威胁，因为他们下决心要在充分享有自由的情况下建设一个高尚和繁荣的社会。在那里，人剥削人的丑恶政策将被宣布为非法，在那里数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剥削、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遗留下来的毒草将被铲除。

这是越南、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人民柬埔寨的人民的呼声。这是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塞舌尔、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人民的呼声，因为他们是在不断受到侵略威胁的情况下生活的。这也是我国人民，我的国家贝宁人民共和国勤劳和富有战斗精神的人民的呼声。应当追述一下，执意进行报复的国际帝国主义于1977年1月16日星期日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犯下了邪恶的、卑怯的侵略罪行，妄图由殖民主义重新征服我国。

换句话说，贝宁代表团了解，也许比其它任何人都更了解矛头针对尼加拉瓜人民和政府的威胁和敌对行动，并且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对这些威胁和敌对行动表示严重关切。

在这里我要代表贝宁人民革命党及其全国执行委员会向丹尼尔·奥尔特加同志，并通过他向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和尼加拉瓜人民转达贝宁革命人民兄弟般的、战斗的敬礼。他们正在对倒行逆施的反动派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同样的解放斗争。

他们不公平地经常遭受的这一切反革命袭击，以及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卒和当地代理人的侵略罪行日益野蛮的升级，活生生地证明反人民势力凶恶地执意不惜一切代价来镇压我们各国人民在世界上展开的崇高和英勇的民族解放斗争，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各国民众毫不动摇地决心为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战斗到底，以便彻底地和一劳永逸地摆脱外国统治的枷锁；铲除外国垄断资本以便完全控制他们国家的资源；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豢养的少数人反动政权，以便逐步建立完全自主的人民民主政权使人民过更加繁荣幸福的生活。

因此，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1979年7月19日设法摆脱残酷的、惨无人道的制度的枷锁就被认为和贝宁人民一样犯了罪，贝宁人民在1972年10月26日决心对他们的土地和国家财富充分行使合法的民族权利和主权。

有些人把强权建立在对黑人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奴役和强迫劳动之上，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财富进行盗窃和掠夺之上，这些人发现很难理解——甚至很难想象——以前的被压迫人民今天竟要谋求在平等自主的基础上参与历史前进的行列。

干涉越南或猪湾的惨痛教训被遗忘得太快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一公认的原则被放在从属于炮舰外交的地位。国家的政治独立与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极其神圣的原则遭到了不怀好意的蔑视。不干预和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原则遭到了可耻的侵犯。各国民众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被轻率地置于不顾。

这些基本原则正是联合国宪章和我们的组织的各项有关决议中所包含的原则。为了那些决不会玩弄这些原则的人的利益，安理会应重申这些基本原则，以便防止发生不仅威胁尼加拉瓜，而且威胁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所有国家的种种危险。

丹尼尔·奥尔特加司令多次表示愿意在互相尊重和无条件地承认尼加拉瓜自决权的基础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他一再重申愿意立即同美国政府进行坦率和公开的谈判；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2月21日在马那瓜也提出了各项倡议和建议。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可能促进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缓和、稳定和进步。

威胁是严重的，它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现在要由我们这个世界组织的最适当的机构而不是一个把世界上那个地区的某些国家排除在外的地区性组织，运用其普遍性带来的一切信誉和权威，为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现有问题作出有效的贡献。

准备革命；继续斗争。

主席：我感谢贝宁代表对我的赞扬。

萨尔瓦多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罗萨莱斯-里维拉先生(萨尔瓦多)：主席夫人，当然我首先要代表我国政府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很有效地和很公平地指导安理会的工作。

我要感谢安理会的理事国给予我在此发言的荣誉。我的发言是要对两个代表团的发言作出回答，它们轻率地肯定，3月28日在萨尔瓦多举行的选举将是一个“可预见的失败”，或者至少对举行这些选举的方式表示怀疑。

对这些别有用心的话最雄辩的回答是，萨尔瓦多人民从我们国土的四面八方前来投票，从而行使了全体人民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这一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这种同人民磋商的活动，旨在选举一个制宪议会，它不仅有权重新起草共和国的新的政治宪法，而且为治理这个国家奠定新的基础。在选举那天市民们就象过节一样，而其他地区则蒙受了牺牲，在这些地区，尽

管革命民主阵线领导人声称不会对选民开枪，然而由于武装极左分子企图在选举之前和选举期间进行抵制，公民们受到了威胁。这些情况证明，那些政治领导人对他们所建立的联盟作出的各项决定是无足轻重的。群众的示威活动雄辩地证明，他们断然“反对”暴力，而那些打着这种旗号的人虽然事实已清楚证明他们只占少数，却想用武力把他们个人的意志强加于绝大多数萨尔瓦多人民。

现政府表示愿意对陈旧的、不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并已进行了改革。这种社会发展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在任何合理的社会中，民主生活的另一块基石乃是社会成员有权通过选举决定国家的前途。因此，只有人民才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和终极目标。

向人民作出的保证是进行公开、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具有各种意识形态倾向的人都可以参加。由于在3月28日举行了最高代议机构制宪议会的选举，这一保证已经实现，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新闻传播工具、电视网、来自许多国家的观察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名流都报道了这一进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萨尔瓦多举行真正自由的选举，这是五十年来第一次。大批选民参加了投票。在这个历史性的和政治性的时刻，这次选举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任何民主机构的力量来自人民这句政治格言已在萨尔瓦多成为事实。共和政体代议制国家的思想同人民在投票站不容置疑地、毫不含糊地表示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人民已用他们的裁决表示明确拒绝恐怖主义暴行，并清楚地证明：他们的内心都存在着民主的素质。因此，尊重人民的意愿这句话意味着决不能使国家主权或它所产生的各种权力受到危害。只有通过投票选举才有可能使权力合法化；只有通过干净的、不受压力的投票，各政治团体才能获得代议制的力量。第三国的联合宣言决不能替代对于人民的合理愿望来说是正当和必要的东西。对于所有相信民主与和平道路的人来说，发生干净的、民主的意见分歧始终是允许的，良知将决定是选择和谐与分享的道路，还是选择使用暴力这条曲折的道路。

但愿今天自夸民主、多元化和革命的中美洲其他国家仿效萨尔瓦多人民在本月28日树立的公民的榜

样，当时他们空前地显示了公民的美德，甚至不惜作出巨大的个人牺牲来参加投票以表示自主的意愿。但是萨尔瓦多不会企图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

我想安理会的各位已经看过萨尔瓦多政府通过我送交安理会的载于文件 S/14927 中的 3 月 25 日的信件，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提到那封信，只是要重申我国政府的立场，然而，既然在讨论中有人提到萨尔瓦多，我还想再说几点：第一，萨尔瓦多问题完全是萨尔瓦多人民的事情，属于本国内部的管辖范围，因此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处理。

第二，美洲范围内的国际关系问题应通过地区系统建立的机构来解决。

第三，萨尔瓦多政府现在同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些国家保持着，并将继续保持各种合作关系，只要这些国家认为这样做符合他们本国的利益。保持这种合作关系的基础乃是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确认的各项规范。

第四，萨尔瓦多在国际上并没有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或发生磨擦的根源，它也从来没有违背过不干涉中美洲地区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更谈不上干涉远离该地区的国家的内部事务了。

第五，萨尔瓦多一直是违背萨尔瓦多政府意愿的干涉行动的受害者，这些行动构成了侵略行为，然而尽管这些干涉主义的侵略行动侵犯了我国的主权，但

是为了同那些发起或采取这些行动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我们一直要求它们停止这些行动，但是尚未向有关国际机构提出正式指控。

第六，如果那些干涉主义的侵略行动继续下去，萨尔瓦多将不得不行使自己的权利，使美洲地区系统的机构发挥作用，以维护自己的主权和民族尊严。至于如何行使那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则只能由萨尔瓦多及其政府来决定。

最后再说几句。萨尔瓦多人民上星期日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显示出来的公民的由衷热情，是一次支持民主，反对极权主义的公民投票。这使我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为议会政治的进程和政治改革的制度化开辟了道路。敝国人民是质朴而勇敢的，他们毫不含糊地要求和平并随之摒弃使用暴力。决不能使他们在行使自决原则时遭到挫折。

对我国人民、祖国的精华，我们从这个讲坛上向他们致敬，这种敬意用我国国歌头两句话来表达就是：“祖国万岁！做它的儿女多荣耀！”

主席：我感谢萨尔瓦多代表对我的赞扬。

这次会议发言到此为止。安理会下次会议继续审议这个议程项目，时间是明天，1982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30 分。

下午 6 时 25 分散会。